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六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推挹二

唐平淮西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武余感而嘆曰明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昔韓愈受詔爲文開鑿渾元索功元宰蓋精金百汏愈鍊愈堅其植根深其藏本固發越乎外其華熀然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子不慧過量其夫且嬌姹之苟以大功尸於私室夸耀寵靈要求命數

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仆於道時君世宰暗愚自將則受以改命文昌庸伍安知爲文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據正如江左俗學以儷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間君臣議論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暗劣文昌其可承詔爲此哉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庶類而當時不容況一日得行其道吾知其不得存矣或謂不敘愬功考其言用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

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於時嘗忌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爲說每務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紃綴其文且不若仰父俛子以此爲上下之分宗元嘗推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平淮西碑 廣川書跋

世之稱韓文以怪怪奇奇吾尤重其大雅卓然獨不羣於流俗蘇長公云文起八代之衰以此耳而慣慣者乃曰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其所謂亡者何等也此誠兒

童之見所謂蚍蜉撼大樹者惜也貽禍聾瞽自宏治至今能知誦法公文不隨時代爲高下者賴吾吳二三名公乃至邇年凡操筆爲舉業者人人以古文自命彌不勝鄙倍矣子爲平仲錄此文爲其能言所以學孔氏之意見貞孟荀之傳也視區區焉以闢佛老重公文不有間乎　爲友人寫韓送王含序　學古緒言

此文典重簡質得大體雖旋仆於太和然李義山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而蘇長公亦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

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公碑之毀不毀固不足爲公文重輕也先友張二丈茂仁每言入蔡擒元濟皆李愬之功而碑不詳非紀功之體俾後於何考且失師武臣心非公文之至者予以謂文之繁簡自有體裁公敘愬功一則曰釋賊將用其策戰有功又曰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夜半到蔡破其門亦何嘗不歸重於愬若加詳則公之序不曰一二臣同乎又不曰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乎詩又不曰惟天子明哉斷乃成乎且愬之勳名國史有傳家廟有碑何廑不詳詳之此

碑非體也昔太史公作史記以屈賈合傳至班漢書始具載治安諸疏蓋子長以爲不書不虞其言之無傳也況此碑本爲天子平蔡作寧不重專斷而顧戰功之詳乎若曰師臣之功由天子之斷也是宜詳不詳則當時之所以平蔡者不著以是論公斯文吾又奚暇與之辨哉書平淮彝雅及碑文後題　學古緒言

毛穎傳卽其用參同契一節變化深妙至此宜乎柳子之折服也參同契云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如蒙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

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兎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兎老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山之云蓋當東北也義門讀書記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纒繞筆端剗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

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金石要例

觀韓昌黎與馮宿論文書時值唐文之衰馮公獨能力進乎古爲昌黎所推許生無愧秩宗之官死而柳公權爲之書碑今又列於泮宮馮公亦足以不朽矣馮宿碑

來齋金石刻考畧

廖道南曰三代之後無文人六經之後無文法非文之難也文載乎道之難也世之稱唐大家者必曰韓柳以今觀之高山大川雄峙奔洶雖不見其震虧湮塞而其秀挺迴紆不可盡藏韓之文也巍巖絕巘峭奇環曲使

人遐眺留睨而其靈氛怪氣固克籠罩柳之文也又如平原曠埜大將指麾天衡地冲自有紀律其韓之變乎間道斜谷驚颷掣電不可方物其柳之變乎河東集

茅坤曰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揚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究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

欲爲掩卷纍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記杳然神游沅湘之上若將凌空虛御風也已奇矣哉河東集

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予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

果何如哉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文集

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今吾徒掌帝之制祭柳子厚文　昌黎文集

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為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

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校定楚詞序　東觀餘論

柳子厚答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陳詩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經外雜抄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古之八通謂年之長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容齋續筆

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

士李邕燕許之徒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弁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沒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 浮溪集

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許顗彥周詩話

柳子厚先友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詰詩人之文爲祖矣 步里客談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迨唐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皆祖孟子信矣 稗編

觀劉夢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獨步一時也云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又祭子厚文云勒石垂後屬於伊人此語心服之矣 珩璜新論

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爲大喜自序云天旣饜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性抗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

者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曲洧舊聞

大信與余最舊始以孝弟餘力皆學於廣陵之靈巖寺雲卷其身討論數歲常見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經取禮之簡樂之易詩之比興書之典刑春秋之褒貶大易之變化錯落混合崢嶸特立不離聖域而逸軌絕塵不易雅製而瓌姿萬變有若雲起日觀盡成丹霞峯折靈掌無非峻勢皆天光朗映秀氣孤拔豈藻飾而削成者哉送薛大信歸臨晉序 呂衡州集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其

性當讀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甯反覆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凡昔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

之不然今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之士能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賤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乎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讀李翺集　歐陽文粹

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與楊虞卿書

白氏長慶集

元和初盜殺武丞相於通衢樂天以贊善大夫是日上疏論天下根本所言忤君相䆠劒之意謫江州司馬數年平淮西之明年乃遷忠州刺史觀其言行藹然君子也余往來三游洞下未嘗不想見其人門人唐履因請

書樂天序刻之夷陵向賓聞之欣然買石具其費遂與之跋自書樂天　山谷題跋
三游洞序

樂天人中龍其學詣粹其操守卓偉盡愛君憂人之心而不害爲放達超勝讀其遺文如挹清揚而親譚麈也此板在平江公庫歲久漫滅予以意補葺之遂爲嘉本時與蒙莊宣公之書表裏誦之莫知其孰爲優劣也題長慶集　江湖長翁文集

樂天一代鉅儒讀天下書無遺而發諸其用其道自事君行身卽功揚名有餘裕矣會粹此書淑諸人法後世

偉哉可師仰也此本板在四明子印得之暇輒課數紙振發舊聞之遺忘者其蓋不貲其間差誤亦改定一二紙緊好壽百年未艾也子孫其寶之江湖長翁文集

東觀餘論云李藩嘗輯李賀詩歌所得甚富聞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因示之其人甚喜且請借閱久之不還李公屢索乃曰素惡賀傲常思報之遺文已投溷中久矣予按杜牧作賀詩序曰集賢學士沈子明授賀詩歌四編凡二百二十三首今集中詩歌已符其數則賀之作俱在未嘗爲表兄投之溷中也然表兄未嘗言及

詩歌今賀文無片語之傳想皆在淵中耳蓋賀非不能文者天上玉樓成召賀爲記必生平文章尤奇也徐氏筆精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别墅摭言

陸龜蒙三吳人也博雅多文尤善談笑嘗體江謝賦事名振吳下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友唱和

若干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遇疾而卒陳給事爲文誌其墓矣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畧曰長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偶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峻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閬川長晝白閒爲子文渺茫岑寂冢突鯨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去其倏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侈治秋鮮妍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唐詩紀事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

妬忌罹於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上下二一作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轢荀孟㩅秕顔謝其所宗仰者惟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北夢瑣言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洎不業文誠可儷偶其

辭以贊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齋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干諫舌啼妾態參婦德得不爲罪人乎是乃掃降聲律直寫一二强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芓工游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紝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滔今獲閣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卭典謨之比甯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飭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

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與王雄書　黃御史集

由是富擁多文優入聖域紬六經之眇論泛九家之淸流摘發異文多黃香之不見沈研精義皆郭璞之未詳此又稽古之宗師博物之淵藪也若夫言不詭聖志在拂世英辭闢楊朱之塵高論攻墨翟之守潤色夫子之

際煥乎有章濳心大業之中卓然不類斯又三代之遺英萬世之先覺也 胡宿甫里先生碑銘 甫里集

鴻墀謹案摭言云此碑已亡蓋碑亡而文未亡也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六終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七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瑕疵一

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蘭亭記所以不入文選也王伯三目辭多隱怪離騷經所以不入通鑑也然則姚鉉唐文而不粹滕王閣記亦猶文選之於蘭亭記通鑑之於離騷經乎且滕王閣記作之者誰唐王勃也觀落霞秋水之句不特起閻公之歎雖後世亦諒其爲天才也然王勃既得爲天才而不得列於唐之百卷姚鉉掇菁擷華

必非棄珠於淵者嘗因是而思之蓋此記之作凡七百六十五字而重疊用字凡三百五十有餘如天之字有五地之字有六星一字而三言可也又所謂斗牛又所謂北辰則辭失之繁山一字而四言可也又所謂島嶼又所謂岡巒則言失之贅句之重者則如嗟乎時運不齊其與嗟乎勝地不常者一也響窮彭蠡之濱其與氣淩彭澤之樽者一也潦水靜而寒潭清其與地勢極而南溟深者一也甚至以陳蕃而對斗牛以揚得意而曰揚意此又足以見錯辭之荒謬者設銛錄之則文不必

以粹命名亦豈能追後世有識者之月旦山堂考索

曼倩客難已非極筆揚班諸子率相倣傚陋哉奈何至唐猶有擬之不已如駱丞應詰者夫以文人自命而至下同螟蠕類我之呼靜言思之不大慚乎鐵立文杞

陳遂繆司綸綍忝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宣越芝英之字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魚魯絕繆理合上聞豕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掛酌聖意加減綸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瓠而測海未經上白輒敢雌黃定字雖復無差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

杖自作難逃三千之條理宜明罰張鷟左補闕陳遂司制勑知勑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之次與元勑同付法不伏　龍筋鳳髓判

唐代國公主碑代國長公主睿宗第四女也名華字花婉以開元廿二年六月廿九日薨下嫁鄭萬鈞碑稱摴蒱奕碁盡得微妙箜篌阮咸隔簾隨手有若天授雖遊其心靈聰敏實乖詩人無非之儀唐主多驕恣罔終艮有以也　金石史

李華含元殿賦初成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矣以失節賊庭

故其文殷勤於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心所愧也

國史補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

野客叢書

坡次韻樂著作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

又武昌西山云同遊困臥九曲嶺裘衣獨到吳王臺失於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繼有李成伯題云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挾君交號令本初竊地搶姦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猶道帝王宮語幾乎罵矣但渠偶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宰去思頌云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其罪更大也碧溪詩話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嶽從之二月辛

亥西嶽廟災制停封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朝服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黃緣三公天下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愼莫近前丞相嗔乃自爲矛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池北偶談

力士本姓馮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史但云高延福碑云公名福字延福疑碑是也銘爲孫翌李邕撰以力士之奢而爲其義父作墓誌乃云衣食所窘亦可

謂不善措辭者矣唐高延福墓誌銘　金石文鈔

摩崖碑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爲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力振之頌亦典雅倣嶧山諸碑第有可議者頌其君而斥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冠之篇首豈頌體爾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未聞其以厲王斥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亦誇矣曉人不當如是中興頌　弇州山人稿

儒者韓退之與予善嘗病予嗜浮屠言訾予與浮屠游

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予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 送僧浩初序 柳河東集

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以其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愈之原人曰天者

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東坡海外集）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純蓋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

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非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則愈之未純也可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捫蝨新語）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於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畋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於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鬋不

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謇其有意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矊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髮曼鬋豔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吳歈蔡謳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唇皓齒嫭以姱比德好閒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嫮目宜笑蛾眉曼容則秀雅稺朱顏姱修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青色直眉美目媔靨輔奇牙宜笑嘕

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摹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退之解嘲浩然齋雅談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修則天神果下脩則阿修羅果然天中極樂修羅極苦以樂苦相求者皆有盡極惟修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浮躁進摶得罪其時以忿恚憤怨死若在正法中脩修羅界宜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爲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爲阿修羅蓋西域以神人爲修羅其自有名者以其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

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爲陳中立書羅池碑　廣川書跋

文公敘羅池事亦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詰聖人悶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尙祭祀事死如生其敝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愼耶嘗觀文公守儒道甚嚴以世教爲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斷不惑於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惟恐不盡豈亦蔽於好奇而不能自已耶羅池廟碑　廣川書跋

黃陵碑世以其書爲重石久缺剝字滅幾半矣近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他石並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夫人據碑爲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爲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余於黃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不知何爲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於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學古入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

待愈而後世知之矣 黃陵廟碑 廣川書跋

余嘗考昌黎之文閎深浩博不與世人同機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純而格韻不類蓋其辨湘君已失故其言亦自畔不得經意湘君卽舜妃夫人爲女英以楚詞可得知之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娣姒從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人此禮也郭璞疑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有小君故正得稱君夫所謂君卽小君也后夫人配君故天子國人稱之謂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不立正妃二女以長幼爲序不

言后豈后之下復爲小君以稱此非禮也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而詳取蓋求之太過牽强取合固宜忘失本意又黃陵廟碑 廣川書跋

韓文公讀儀禮謂考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婚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快孫子也困學紀聞

鴻揮謹案細繹韓文無所用解當如中庸今用之之用言今王制不能一依儀禮故行禮者皆無所用之觀惜乎一結可見非斷以爲無所用也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 困學紀聞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歐陽公嘗議昌黎羨二鳥之光榮張文潛嘗議其記夫子廟不當以有屋爲勝於社稷凡此誠亦不免言語之疵至若言及經義而是非不繆於聖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黃氏日抄

右韓文公上李實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實錄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每是有求於人其詞輒卑

詔不可據 經外雜抄

漢楊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此言非也夫舜之治每歸功於皋陶則其明刑之功大矣而乃謂穆王吝之故不與於三后可乎呂刑一篇惟欲四方之諸侯留意於獄訟之事欽恤無所不至然後爲能上體一人之意而自古欽恤獄訟未有居皋陶之上者而以爲吝之可乎韓退之猶以賜之言爲然蓋未之思也 尚書全解

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一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

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俟于頔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王黃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瓻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

丈之食每盛於賓筵爲慚筆蓋不免類俳陳止齋亦以昌黎顏子不貳過論爲慚筆蓋不免科舉氣余觀昌黎祭薛中丞文豈亦所謂慚筆者邪然顏子論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爲衆人作則稍屈筆力以畧傍衆人意雖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林下偶談

揚子雲後於太史公者也史記相如傳乃引揚雄語此後人續之非遷筆明矣韓昌黎作毛穎傳謂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蓋謂秦始皇時也又曰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浮圖之書秦時未至中國不

知何所考而云　潁川語小

韓文公唐室大儒學者至今以傳先聖之道推之謂先聖之道自孟子之後惟愈得其傳荀楊之徒不與也愚觀愈之書其文章純粹典雅司馬遷揚雄無以過其行已亦中正可爲後人模範然其文亦有大不可人意處如讀書城南詩今士人家家誦之盤谷序舉世善之然愚謂二文乃文公之失如美玉之瑕玷而人未之察也夫君子之讀書以求仕進本爲行義達道以遂其志初非爲富貴榮名計也今文公二篇之文乃以潭潭之府

粉黛列屋爲大丈夫得志之事何其陋也愚每讀其文至此二篇則情緒作惡者移時不能釋今人以此訓後生不幾乎以文錦覆陷穽者哉東園叢說

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

光奕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謟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

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山堂考索引文公文集

合天下之兵累年以攻淮蔡無尺寸効而李愬不殺一人用李祐招董重質全師獨有不血刃之功前代固未易一二數而韓愈作平淮西碑遂言乃勅顏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夫不擇將任人而陽拘汎率以僥倖於一勝乃唐人之大失愈既不能知又無所別異使絶世奇勳挫折𦘕師䆁將之手若魚朝恩吐突承璀而有成又將何詞宜其不心服而卒以沮毀也習學記言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詩歌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懍懍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爲之除去東坡自黃州

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敘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爲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眞爲可服容齋五筆

韓文公最爲發明孟子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用不足爲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容齋續筆）

觀李愬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其得李祐雖待以赤心無疑然固非捐死以徼倖也而平淮西碑乃抑與諸將等欲裴度專美儒者見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賢不免此蔽也（珩璜新論）

退之論三子云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卽韓之言而求韓之情所謂荀揚之疵亦不自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學爲學故著原道等篇觝排

與端至以諫迎佛骨雖獲戾一斥幾萬里而不悔斯亦
足以爲大醇矣奈何惡其爲人而日與之親又作爲歌
詩語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已所以相愛慕之深有是心
則有是言言既如是則與平生所素蓄者豈不大相反
耶文有送文暢高閑等序招大顛三書皆情分綢繆丁
甯反覆密於弟昆又其與孟簡書則若與人訟於有司
別白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楊已乎文
公而猶若是自其下者蓋又不足道矣敬齋古今黈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自佳而道或

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爲有識者所嗤卽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夫東西南北惟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歆動人主夫司馬相如何足効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旣欲以請封禪而謀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韓詩

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疑耀

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獨衢州徐偃王碑一篇害義蓋穆天子在上偃王敢受諸侯朝是賊也退之乃許之以仁豈不謬哉文章精義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實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

種不入土野無靑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鎭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爲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

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懽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迴若天淵矣鶴林玉露摘此爲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日知錄

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韓蘇並稱余嘗考之退之非子瞻比也李翺與韓侍郎書云如兄者頗亦好賢然必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引拔之矣若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汲汲孜孜爲之先後云云由

此觀之退之但喜附已者耳安能盡天下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古夫于亭雜錄

全唐文紀事卷七十七終